# 孔子为什么那么“拽”？

三国魏王肃注《孔子家语》（清刻本）（图源：视觉中国）

当政者沉迷美色，走人。与君王谈论治国理政，君王心不在焉，抬头看天上飞鸟，走人。君王跟美女同乘一车，把自己这个大学问家撂在另一驾马车上，走人。走人，走人……周游列国，颠沛流离，但是一言不合，恕不奉陪。这就是孔子。

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3600多年了，历朝历代，什么硬骨头都见过，但是从来没有看到另一个比孔子更“拽”的人了。而后世有那么多硬骨头，基本都是在效仿孔子的“拽”。

▌据《南风窗》 李少威/文

## 他为什么那么“拽”？

孔子有很多封号，粗略统计，从鲁哀公的“尼父”，到清朝顺治皇帝的“至圣先师”，15个帝王给过他16个封号。表述不同，但说的意思都是两个。一个是孔子很厉害，是“圣人”，另一个是我们要以他为师，即“先师”。“圣人”不是封号，孔子活着的时候，就被称为“圣人”。如孔子在卫国，他的弟子冉求就对鲁国的季孙氏说：“国有圣人而不能用，欲以求治，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，不可得已。”也就是说，在当时，其实全中国都知道孔子很厉害，不管是国君、大夫还是反叛者都承认，他的学问道德，都臻于人的最高境界。

在孔子之前，没有一个人掌握过这种高深莫测的系统化的学问。人们知道他很厉害，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厉害。他的学问究竟是哪里来的，孔子自己没有说清楚过，他的徒弟们也不知道，当时的权力阶级也感到很惊诧。卫国的公孙朝就问过孔子的徒弟子贡：“仲尼焉学？”子贡曰：“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。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，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学？而亦何常师之有？”子贡的意思是，学问没有消失，它藏在人身上，孔子“无常师”，从无数人的身上学到这些学问。

这可能是实情，孔子就说过，“三人行必有我师焉”，他也曾向郯子、苌弘、老聃、师襄问学，但这些都不足以构成系统性学问源头的解释。

孔子究竟有什么高深学问，让他年纪轻轻就负有如此盛名呢？

这个人，“述而不作”，相当于只讲课不写文章，也不出版书籍。我们今天了解的孔子学问，主要是徒弟们的回忆、记录，大多是只言片语；徒子徒孙们又根据孔子教诲，做出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，但其中哪些是原汁原味的内容，则很难获知，更遑论系统性。无法展开来说，但我们可以从逻辑上一窥其要。“吾道一以贯之，忠恕而已矣。”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。”孔子的学问最简洁的表述，就是“道”。“道”用今天的话说，大致上可以理解为宇宙运行的普遍真理，也就是自然法则。

道与德是共生关系。道是自然法则，是最高的规律。在基督教，是上帝，在佛教，是法，但是孔子不相信人格化的神，不认为这种最高规律是一种意志的结果，它只是自在的、不可违逆的法则，也可以叫做“天”，或者合起来称为“天道”。

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”世间一切，都遵从天的意志，自然和谐地运转。每一种物质，每一个人，处在不同位置，但都在天道的控制之下。回应天道的方式有别，但又都是既定的，做对了的情况只有一种。这种各别的又既定的顺应天道的方式，就是德。

德是道的无数化身，是和道相契合的。如果都不偏离各自的德，一个系统就运转良好，一旦偏离，就会混乱，比如水德向下，要是水往上流岂不就乱套了？折射到人类社会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各种人都有自己那个身份上的德，不能紊乱。

前面说孔子30多岁见齐景公，一席话就让他服服帖帖，具体说了什么不清楚，但可以推测说的就是道与德的关系。历史简单记载说孔子的回答是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，意思正是各居其德，各尽义务，达致和谐治理。

仁义礼智信、恭宽信敏惠等等儒家概念，都是从道与德的关系中细化而来的。那么，孔子的思想要用于治理，首先就要明白道是什么，德又是什么，要能够通晓万物之德，才能进行治理的安排。孔子之所以被称为“圣人”，就是因为他自己以及几乎所有人，都认为他就是那个明白天道、通晓万物之德的人，这种人是身负天命的。

## “我这种人是死不了的”

桓魋想要杀他，他说：“天生德予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”——我这个人是承载上天之德的人，代天弘道，桓魋他张牙舞爪，又能拿我怎么样！被匡人包围起来，危在旦夕，他说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”如果我继承的学问注定要丧失，那么我是不可能了解它的，既然我了解它，说明上天的法则就是要它传承下去，匡人能拿我怎么样！

这种狂，后来就成为了儒家大师的传统，直到近代，辜鸿铭、章太炎、梁漱溟这些人，一样有这种“我身负大道，谁也不能拿我怎么样”的傲气。比如梁漱溟，1941年他乘船离开香港，天上日寇飞机轰炸，水上又可能碰到水雷，危机四伏，船上的人都彻夜难眠，只有梁漱溟呼呼大睡。问他为什么不害怕，他说：“我是死不了的，我死了，中国怎么办？”这便是孔子遗风。

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后世总是误解孔子，以为他说到了五十岁，就听天由命了。其实他是说，到了五十岁，他才明了上天赋予自己的崇高使命，就是前面说的，“天生德予予”。前方说过，齐景公曾经想要给孔子一个封邑。但是这事没办成，因为晏子出来阻挠。晏子的理由是儒者“倨傲自顺，不可以为下；崇丧遂哀，破产厚葬，不可以为俗”。齐景公听了他的话就放弃了。这个故事，叫做“晏子沮封”。

晏子是个贤人，是个聪明人，但不是一个“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”的人，所以也谈不上是个君子。后来晏子的家族成为齐国权臣之一，一同塑造齐国纷乱政局，最后田常杀害了姜太公的后人，窃国为侯，这就是政治家各怀私心、不顾大道的后果。但孔子是个君子，还称赞晏子“晏平仲善与人交，久而敬之”。

楚昭王也曾经想给孔子七百里封土，这时又出来一个令尹子西。他说，当年文王武王就是凭借几百里封地起家，夺得整个天下，如今孔子要推行文武之道，手下的子贡、颜回、子路、宰予……个个都是绝顶牛人，你给他封地，用不了几年，整个楚国恐怕都是他的了。与孔子一向神交的楚昭王，也打消了封土的念头。

在当时，孔子之所以去哪都不被重用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家们各怀鬼胎，要么嫉贤妒能，要么生怕孔子的改革撼动他们的现实利益。这样的故事在孔子身上发生过很多次，不必一一列举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则是孔子的道本身太大了，这个急躁、污浊、天下为私的世界根本装不下。这一点，孔子和子贡、子路、颜回都交流过，但是后代商鞅的经历，可能更有说服力。

但要知道，孔子四处流浪，除了在蒲、在宋、在匡、在陈蔡之间几次被阴谋家或者误会的民众追赶、劫持、围困之外，从来不是被赶走的。因为他名声太大，当政者谁也不敢承担赶走圣人的罪名。他是看到大道不行，对对方非常鄙视，自己“命载而行”——就是自己主动走人。

比如，在鲁国当大司寇，看到季孙氏沉迷齐国女乐，一气之下，走人。走人，走人……各种情况下的走人，连缀起孔子周游列国14年的人生。他知道，一旦走了又是艰难的流浪，却高傲地说：“鸟能择木，木岂能择鸟乎！”艰难的时候，子贡说，“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夫子。夫子盖少贬焉？”老师啊，你能不能放低一点要求呢？

孔子回答说，好的农民会耕种，但不一定能收获，好的工匠技艺高超，但做事不一定能完全按照别人的意思来。我是要昭明大道，制定原则来约束，统摄万事而治理，而不能被接纳。端木赐啊，你不专心学习大道，却总想着被接纳，你的志向不远，目光太短浅了。

在政治面前，孔子真的很“拽”，一言不合就走人，决不贪杯恋盏。中国的知识分子，几千年来总有风骨嶙峋之人，傲世独立，绝不同流合污，在政治面前不卑不亢，内心光明绝不屈节，这就是孔子以身作则树立的人格榜样。

在商朝，最有知识的就是那些神职人员，他们负责卜筮吉凶，主持典礼，乃至帮人们统筹丧礼，当“治丧委员会主任”。商朝灭亡之后，周朝对殷商遗民严厉看管，把他们放到宋国这样一个小地方，“诸姬环伺”，原先的贵族尤其是知识分子，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几百年下来，形成了非常懦弱的性格。

孔子可不是这样，他认为自己身负天命，自己精通的道与德，代表着上天的意志，这些知识至高无上，不可能屈从于任何强制力。因此，他纵然颠沛流离，却从不后悔，多次身陷险境，也从不惧怕。“我这种人是死不了的。”